

太极门

512
20
上海文化出版社

太极门

管新生

890782

44.572

C2120

杜林子



10049377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104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太 极 门

管 新 生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3,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80511-568-0/I·165

定价：3.1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武侠小说详尽地展示了太极门演变兴衰的历史，生动地描绘了太极神功传人威震武林的传奇故事。

相传北宋年间武当派开山祖师清虚道人张三峰开创了太极拳。清道光年间，太极门鼎盛一时，河北广平府杨禄禅潜心钻研，刻苦磨练，自成一格，誉为一代武林宗师。其孙杨澄甫继承了杨禄禅一身太极真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名声大噪。杨澄甫应聘到上海、杭州等地传授武艺，力挫群雄，众口皆碑。而后带爱徒钟文南下广州，为李宗仁、陈济棠的广东革命军传授武艺。忽闻香港心怀叵测的外国拳师摆擂台欺侮我中国人，杨澄甫怒火中烧，率领弟子赴港比武，太极神功惊天地，把洋拳师打得一败涂地，令中国人扬眉吐气。1936年寒冬，杨澄甫仙逝后，钟文胸怀强我国人体魄的伟大抱负，冲破上海滩黑势力的重重阻挠，创建了永年太极社，广招贤达，悉心练武。谁知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和地痞流氓把永年太极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百般刁难，不断捣乱。钟文不畏强暴，联络八方，斗智斗勇，胆大艺高，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令人叫绝的活剧。

本书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叙史写人，描武镂心，通俗可读，悬念迭起，环环相扣，申城气息扑面而来，海上风情历历在目。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恶少逞威中药铺 掌柜亮出太极功.....	5
第 二 回 杨禄禅三下陈家沟 陈长兴六试杨禄禅.....	20
第 三 回 八方英豪集京师 一招太极惊天地.....	40
第 四 回 北国神腿闯太极 永年孺子试身手.....	52
第 五 回 杨澄甫南访上海滩 小钟文北出临铭关.....	63
第 六 回 花间蝶大闹泰安府 少年郎小识铁拐仙.....	74
第 七 回 小钟文初识上海滩 张赛仙智胜洋胡子.....	84
第 八 回 西子湖上访师 鱼鹰阵中斗贼.....	99
第 九 回 侍卫官背后插刀 神腿陈当面解围.....	111
第 十 回 异邦拳师摆擂台 太极神功泣鬼神.....	127
第十一回 赵姑娘千里觅真情 神腿陈三索《拳经》.....	145
第十二回 杨澄甫仙逝上海滩 太极钟创建太极社.....	155
第十三回 神腿陈三成正果 永年拳社经磨难.....	170
第十四回 女记者血溅太极门 铁拐仙怒斗花间蝶.....	184
第十五回 上海城变幻大王旗 太极钟勇闯空劲馆.....	194
第十六回 空劲馆忽有虎皮旗 永年社竟无立锥地.....	205
第十七回 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几个字道破半生谜.....	216
第十八回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229

· 1 ·

双翼，如履平地，竟展开身形，自绝壁上拔地纵起，往那彼岸峰顶上轻轻飘落。

这一飘落不打紧，蓦闻草影中“嗖嗖”几声，如箭矢般射出两道金光，直向他扑来！

清虚道人微微一惊，定睛看去，却原来是两条金鳞青蛇。说时迟那时快，清虚道人就在那半空中陡然一翻道袍，一阵微风拂过，那两条青蛇已被击落到千仞绝壁下了！

清虚道人一笑置之，落上了峰顶，方欲举步，突然间蓦地一惊，原来那草丛中又有两条七八尺长的蛇正无声地朝他游来，一南一北，竟似夹击一般。清虚道人方才明白自己竟是闯入了蛇窟！

当下他微一俯身，采下两茎草叶，手指轻弹，那草叶竟挟着一股劲风一前一后朝蛇飞去！“扑扑”两声，竟全都击中了那两条蛇的七寸之处！但见那两条蛇浑身抖动了一下，高昂着的头蓦然低低垂下，霎时软瘫在地上了！

想那草叶是何等样细柔之物，清虚道人信手拈来竟作暗器用，其功夫可想而知，实不愧为武当派一代开山鼻祖也！

就在那一瞬间，峰顶上忽然就地卷起了一阵狂风！一条巨蛇从天而降，盘旋而来。

清虚道人吃了一惊。原来武当山素有“五龙飞空”之传说。道是唐朝贞观年间，均州太守姚简祈雨于武当山，忽有五龙自空而降，即建五龙祠。今日于此所遇，前前后后一共正是“五龙”。于是，清虚道人抖擞精神准备迎敌。

说来也怪，那蛇距清虚道人十余丈外，竟兀自不动，盘成个环形，一头高昂，蛇信“咝咝”有声，却不来攻击。

清虚道人正沉吟间，忽觉一片巨大的阴影自东向西移来，片刻，已罩在自己头顶之上，须臾间，连那峰顶也自暗了一半。清虚道人心中暗忖：那阴影来自何方？举目向天，心下又是一惊：原来非云非雾所为，乃是一头巨鹰舒翅，罩在自己头顶之上！

清虚道人只道自己腹背受敌，当下只得鼓平生之技，准备与蛇、鹰拚死相搏。

只见巨鹰倏地俯冲下来，鹰爪陡翻！又见那巨蛇蛇信电闪，依然盘作一处，引而不发。鹰悬半空，蛇盘石岩，竟作生死相搏样！

清虚道人此时方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此鹰此蛇皆非为自己而来。当下襟袖一拂，已移足于一方山石之上，席地而坐，静观鹰蛇斗。

鹰者，勇猛刚烈已极，几番俯冲，几番盘旋，均不能奏效；蛇者，阴柔之物，以静应变，以静制动，当另有一番绝妙好处。鹰又鼓翼上升，倏又俯冲，看看将到前几回盘旋之高度，突然鹰翅渐收，鹰爪急探，竟是笔直冲下来，双爪径去抓那巨蛇的七寸之处！

这一下好不突然！好个巨蛇，遇变不慌，见变有方，身子骤然紧缩，所盘的圆圈渐小，一头似弓形，似乎随时随地皆可弹射出去！

一霎时，但见鹰击长空，蛇贴草面，鹰爪蛇信已搏于一处！斗至精彩处，一时竟分不清鹰翼蛇身了！

酣斗有时，只见那蛇张开巨口，似是吞云吐雾般喷出一股热浪来，顿时便见那鹰尾陡然低垂，一个闪失，已被巨蛇甩尾

击中羽翼，真如峭空里倾倒半座山，随着峰顶巨石“轰轰隆隆”一同滚翻下绝壁而去！

清虚道人正看得惊心动魄之际，蓦见蛇影一晃，消失了踪影。

清虚道人好生诧异，半晌言语不得，端坐在岩石上好一番费思量：方才那一场鹰蛇相搏，以鹰之刚烈，力足千钧，势去万里，本该天下无敌，何以反倒输给阴柔之蛇？

清虚道人琢磨良久，蓦悟其道。当下不觉神情焕发，跳起身来，往那峰顶上一站，举手将那蛇之击技一一摹仿，共为十三势：崩、履、挤、按、蹀、踢、肘、靠、进、退、顾、盼、定。

自此，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峰新创一派拳术，即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太极拳！

或有识者评曰：此尽谬言也。这一段传奇乃从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先生之《王征南墓志铭》中穿凿附会变化衍生而来，实不足取也。

笔者言道：非也。无所谓“足取”，也无所谓“不足取”。世间事，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张三峰创太极之说，姑且听之，姑且信之。

争议归争议，五百年后再定夺。暂且按下不表。

这正是：蛇鹰相搏柔克刚，借力四两拨千斤；有意无意“十三势”，清虚道人创“太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正文第一回。

第一回 恶少逞威中药铺 掌柜亮出太极功

话说清朝道光年间，河北广平府南关出了一个人物，姓杨名福魁，字露禅，别号禄禅。生就一副瘦小骨架，自幼喜习武弄棍，本意为强身健体，不料后来因此而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一代武林宗师。

那杨禄禅所习原是少林一派，无奈所从师皆是些江湖道上造诣不深、混碗拳棍饭吃的末流拳师，故而所获甚微，仅是些花拳绣腿。

广平府虽方圆仅仅十余里，却设府衙门、县衙门各一座。府、县又各设孔庙一座，更有城隍庙两座。城门分东南西北门，城墙高三丈六尺，每一城门内设鼓楼各一，门外均有百余丈阔的护城河，河中满植蒲草，每逢六月十里荷风香。名胜处也不少，有毛遂之墓，有黄梁梦之刻石，还有乾隆题字：“蓬莱仙境”，还有夏王竇建德之墓。更兼官道两旁柳树成荫，四面城墙四面柳，春夏秋冬自有一番别致景象。

这一日，那杨禄禅忙中偷闲，步出商号，正欲往台阶上坐下小憩，却闻得对面太和堂中药铺里蓦地爆出一声大喊，骨碌碌直从门里滚出一个人来！

这却又是何为而致？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且说对面这家

太和堂中药铺，乃是一陈姓外乡汉子所置。于此间也有七八年了。夏有清凉消暑茶，冬有人参大补膏，老有正宗鹿茸膏，妇有老牌白鸡乌凤丸，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为百姓信入啧啧称道。更兼府、县衙门在上，故虽是外乡客流落在此地开店堂，倒也安居无事。

不料这一日偏偏遇上了灾星泼皮王三。这王三生就牛高马大，虎背熊腰；曾上嵩山，下峨嵋，访名师，学武技，长拳、猴拳、螳螂拳，南拳北腿四谭脚，手上脚下自有一套功夫。平时他少不得隔个三宿五宵的干些偷鸡摸狗的下流勾当。若遇不合，一言未完，便饱以拳脚。于是人人敬而远之，远而避之。这一来，王三气焰大张，以为人人惧怕他，越发横行乡里。这几天却郁郁不快，原来前几日赌牌输了钱，债台高垒，便思量着寻个财神爷偿债，忽地想到了这太和堂中药铺乃是外乡人所开，何不去敲诈些名贵药材来聊补聊补？因而大步流星地踏进了店门来。

这日站柜的是陈掌柜本人，他见王三上门，以为买主到了，自是殷勤接待。

王三见其笑脸相迎，小心照应，心中只道是惧怕于他，当下便开口道：“掌柜的，我欲购一枝上等人参，快将那上好的拿出来看看！”

陈掌柜便入后堂去捧将出来。待得小二哥闻声出来，一见买主竟是泼皮王三，想上前阻拦也已来不及了——那枝七品叶野山人参已被王三接过去手了。

王三将盒中的七品叶野山人参细细看了一回，确是一枝名贵参，当下轻轻合上盒盖，反手将其藏入怀中，微微一点头

道：“多多承谢了！钱钞几何？容当改日送上门来。”

陈掌柜一愣，方知今日遇上的买主竟然是泼皮无赖，当下便道：“本店从无赊账之说，一律银货两讫，尚望客官海涵一二。”

王三不听犹可，一听不觉怪目圆睁，一声断喝：“你休要老不更事，莫非还怕爷爷赖了这笔小小的账不成？”

陈掌柜情知这回麻烦事来了，忙一拱手笑道：“瞧你说哪儿话来了！客官相貌堂堂，乃正人君子也，又何言‘赖账’两字？”

殊料此话正好说反了。那王三赖账乃家常便饭，以为陈掌柜有意揭短，不觉怒色直涌脸上，不觉“哼哼”两声：“你既知道我乃是正人君子，那又何必引出这许多废话来！”

言罢转身欲走，陈掌柜忙又一把拽住了他：“嘿，话还没有讲清，为何竟自离去？”

王三当下牛眼一瞪，索性慢慢转过身子，低声笑道：“你真想要这人参钱吗？可惜我有位兄弟不愿意干！”

陈掌柜大异：“你的兄弟？这又关你兄弟何事？”

王三连声冷笑，慢慢伸出一只蒲扇般的巨掌：“此便是我的兄弟，他从来只会拿进不懂拿出！”

陈掌柜见他如此无赖，不觉大怒起来，青天白日之下竟有如此下作之人？便也淡淡笑了一声道：“你这位兄弟，未必过于不通人情事理了罢。”

王三一愣，歪起头对陈掌柜冷眼打量了一下，道：“不错，他就是不讲个人情事理，你又奈他何？！”

一语落地，他伸掌在那石板柜台上大力一拍，顿时只听得

一声破裂之声，那石板竟裂成两半！

王三仰天长笑：“我想你头盖骨当不会比这石板更为结实罢？”

陈掌柜没等王三笑完，突然探出左手两指，如电石火光般一闪，点中了那王三胸前的左、右乳根穴！王三刚感到胸前一麻，陈掌柜右手两指早将他怀中的那盒七品叶野山人参轻轻提将了过去！

王三没料到对方不但是个会家子，且出手又如此快疾，当下忙运气解穴。谁知就这么一运气之间，也未见那掌柜如何施展身形，仅以长袖迎面一拂，道声：“滚罢！”早已身不由己地直向街心飞跌而出！

王三一交跌翻，半日翻身不起！一时间惊动了半条街，竟哄拥出了好多人来。众人一见原来遭打的是泼皮王三，自是欢欣万分。

而杨禄禅却在一边惊异不已。须知那王三虽是无赖，却也有一身好武艺，如何这回反遭了他人之手？正思量间，却见对门太和堂中药铺里慢慢踱出一个反背双手的人来，不是陈掌柜又是何人？其貌不扬，果真有惊人之技么？

且说那王三，此时已慢慢地运气解开了被封穴道，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起来，连身上的灰尘也不曾拍打，朝陈掌柜点了一点头，扭头向南而去。

四邻街坊这才围了上去，问长问短。陈掌柜淡淡一笑，方才将原委一一道明。街坊中有高声赞颂的，有大骂王三的，也有劝陈掌柜小心在意的。

唯独杨禄禅悄声不语，心中暗忖，陈掌柜似有绝技在身，

却不知他所习乃是哪一家哪一派拳技？若能得其亮亮相式过过眼，岂不是美哉快哉？

也是天遂人愿。这当口，却听南街上有人发一声喊，顿时只见从街口雄赳赳地拥来了一帮人：有挥舞铁尺的，有闪亮兵刃的，也有弄绳举棒的，为首一人，上身脱得一丝不挂，正大踏步过来。原来王三纠合了一批混混儿，前来雪耻了。

当下陈掌柜朝四邻街坊一一抱拳道：“众位乡邻，且请避过一边去，陈某人教训教训这班泼皮无赖，再容相会！”

那些四邻街坊乍见了王三这般阵势，早已面上变色，浑身哆嗦，当下听得陈掌柜这番话，立时四下散避屋内藏身，唯有杨禄禅仅仅退回至自家商铺门前，端坐在台阶上，意欲一睹陈掌柜竞技为快。

只见那陈掌柜不慌不忙，挥手让小二哥速速闭上铺门，自己却向王三等人迎上去。

相距约七八步时，双方一下子都站住了。陈掌柜还是那般不卑不亢，以礼待兵的模样：“诸位，咱们都是一个城里住着的乡亲乡邻，何须如此挥刀动棍？上有府衙门，下有县衙门，此处动起手来，大家面上不好看！依在下之愚见，不如好言好散，如何？”

赤膊王三趋前一步道：“姓陈的！方才你趁我不备之机竟施行点穴之术，这算哪门会家子！如今我陪你走上几招，看看究竟谁为败家！”

陈掌柜看了看他，嘴角掠过一丝冷冷的微笑：“以你这等微末之技，也敢夸口说来陪我走几招？我怜你学艺非易，不忍下手而已！不然，三招之内必废去你的一身功夫！”

那王三儿曾受过这等奚落，当下发一声喊，竟手持短刀飞身扑上！

说也怪，陈掌柜不发招，不展身形，不立拳架，仅仅是脚下不丁不八一站，两臂下垂，似是对王三的飞身扑来不闻不见！

杨禄禅心下大惊，正欲惊呼出声，却见场上局势已变：那陈掌柜直待王三靠近，方才微微一动身形，也未见其如何用力，也未见其如何出招，只听“啊”一声大叫，那王三突然直向自己领来的人群中反跌过去！

而更令杨禄禅大为惊异的是，王三手中的那柄单刀，此时却早已在陈掌柜手中了！

这等精湛之拳技，这等神疾之手法，这等非凡之功力，莫道杨禄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便是那一班泼皮无赖见了，也都人人惊慌失色。

却说那王三此时直臊得一张脸皮由红转紫，直气得眼前天昏地暗，直恼得颈上青筋狂跳！

这又是为何？须知王三并非等闲之辈，所习也非花拳绣腿，也可算得见过世面，闯过江湖，拜过老师的了，殊料今日与陈掌柜两番过招，敌不过他自不必说，却连对方的招式身势都未能识得一星半点，岂不是枉为广平府一霸么？

恼羞自成怒，那王三朝身后的众恶奴一挥手道：“并肩子上呵！”

那些恶奴虽是心惊肉跳脸变色，却也不枉是一班酒肉知己，立时发一声喊，竟各执器械向陈掌柜扑来！

陈掌柜迎风举刀，无惧无畏，当街一立，声如洪钟：“诸位！你们等头颅可有此钢刀坚硬么？”

众恶奴一楞，齐齐立定。好个陈掌柜，但见他以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拦腰钳住右手所执的钢刀，微一运气，但闻一声响亮，那钢刀已一断为二！

陈掌柜扔下半截钢刀，脸露讥嘲之色，向距其最近的约有五六步之远的一个手持三节棍的恶奴道：“你莫非想往我身上一试三节棍吗？”

言罢，面现不屑神色，右手冷丁轻轻一拂袖，那恶奴只觉一股掌风呼呼袭来！心知不妙，慌忙使个“千斤坠”手法，这才站稳了脚跟。却不防“咔嚓”一声响亮，那三节棍中间的一节已从钢环中脱落，直砸在脚背上，顿时手中只握住了两节各不相联的短棍！

陈掌柜脸色一沉，一声怒喝：“你们还不速速退回，免遭折骨断臂之灾？！”

众恶奴早已胆裂魄散，蓦地一声呼啸，竟没命似地返身窜逃！

王三仰天长叹，情知大势已去，自己单枪匹马，孤掌难鸣。若论打斗，只恐自己远非敌手，保不准真个要折骨断臂，命归黄泉去了。

当下朝陈掌柜一抱拳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日暂别，后会有期！”

陈掌柜哈哈大笑：“承让！承让！老夫苟延一日，便等你一日！日后再见你横行乡里，休怪我留情——拳下无情也！”

王三不待陈掌柜将话说完，早已一溜烟似地随着那班恶奴抱头而去。

蓦地只见街上家家敞开了门户，人人面露笑颜向陈掌柜

拱手称好，个个欢声雷动地朝陈掌柜作揖夸绝！

端坐于台阶之上的杨禄禅此刻却有一番思量。想毕，便悄悄离去。

是日晚间，陈掌柜正在伏案挥毫临摹柳书，忽见小二哥手提几盒礼品走了进来，不觉一愣，问道：“此物何处而来？”忽又失笑，“莫不是王三那厮给打怕了，才送礼来道歉的么？”

小二笑道：“非是王三！门外现有一人叩见，似是对门货铺里的杨爷——”

陈掌柜闻言一愣：我与他素无瓜葛，此番却是为哪桩事而来登门拜见？

虽是满腹疑窦，还是让小二去请客人进来。

不一刻，杨禄禅紧随在小二的身后走了进来。一进屋，便向陈掌柜深深一揖到底，口中称呼：“老师在上，弟子失礼了！”

陈掌柜乍听此言不由大吃一惊，忙不迭地还礼道：“杨兄说哪里话来，‘老师’这称呼岂是随便唤得的？竟不知此话从何而来？”

杨禄禅在一旁坐下，开口道：“弟子杨禄禅，乃广平府南关人氏，世代务农。农闲时节弟子帮工于对门店铺中。弟子除了务农，酷爱习武，苦练经年，却无长进。乃苦于无名师点拨。日间见老师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已大败王三及众恶奴，故此想来拜见恩师学技，恳望老师收下弟子……”

陈掌柜至此才明了杨禄禅的来意，沉吟间，不觉哈哈一笑道：“杨兄此言差矣！吾辈岂能为人师表；须知为人师表者，必有惊人之技。而吾仅是一名挖药采草之人，从何提起‘功夫’两字？与王三斗技，实在是王三功夫不到家之故，并非在下

原 书 缺 页